

Globethics Repository



從《詩篇46》看教堂與明堂之契合及差異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Siqi, Zhang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9-24 12:57:12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15

从《诗篇46》看教堂与明堂之契合及差异

张 思 齐

内容提要:《诗篇46》有着深刻的神学内涵,它可以让人们体会到教堂的存在。论及基督宗教的教堂,其发展经过了五个阶段。它们是会幕、圣所、圣殿、会堂和教堂。在中国上古时代,曾经有过明堂,周代曾形成一套完善的明堂制度。通过比较教堂与明堂之间的契合及差异之处,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教堂的认识。以教堂为参照系,也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理解。这样的比较有助于人们明了基督宗教的坚韧根基,从而有助于我国各族各界人民安然共处,在我们的祖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共同缔造美满而和谐的社会。

关键词:圣经诗篇;教堂历史;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salm 46: Church and Bright-Hall

Zhang Siqi

Abstract: There is a profound connotation theologically

in Psalm 46, which may help us to see the existence of churches. Churches have witnessed five stages in their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 tabernacles, holy places, temples, synagogues and churches in modern sense. In ancient times of China, there had been bright halls, and in the Zhou Dynasty there appeared a whole set of institutions concerning bright halls. A research into the coincidenc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urches and bright halls ma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churches. Taking churches for a referential system, we ma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institutions concerning rites and music. Such a comparison is helpful to us in understanding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what is more, it is so beneficial to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all the nationalities and all the social strata in our motherland that we may construct a perfectly harmonious society in the vast land.

Key words: biblical psalm; church history; comparative study

圣经中有许多令人一唱三叹、回味悠长的诗章,它们散见于整部圣经的各处,集中汇聚于《诗篇》之中。古代希伯来诗人代主立言,创作了这些诗章。这些诗章不仅音韵优美,旋律婉转,意象独特,诗意浓郁,而且有着极为深刻的神学内涵。《诗篇》中的诗章判然有别于那些吟风弄月之作,决然独立于那些儿女情长的篇什,昂然挺立于诗歌的王国之中,与皎月比清永,与朝日争辉光,与宇宙天地而共久长。《诗篇》中的诗章,即使在今天的人们读来,依然沁人心脾,陶然使人留恋,奋然催人跃起,激励着信奉基督教的人们毅然决然地为主的事业而斗争,同时也有助于其他宗教的

信徒以及一般不信教的人们明了基督宗教的坚韧根基,从而有助于我国各族各界人民安然共处,在我们的祖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共同缔造美满而和谐的社会。这是这些诗章在当今时代以及中国的具体国情中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诗篇·第四十六篇》(以下简称《诗篇46》)是一篇重要的作品,通过研读它,我们可以洞察基督宗教的早期教堂之情形,庶几加深对基督宗教的早期历史的体认。由于教堂是广大的信教民众进行宗教活动的最基本的场所,深入地研究《诗篇46》,既可以直接地推进基督宗教的物质文明建设,又可以间接地推进基督宗教的神学理论建设。从宏观上说,这与我们祖国的长治久安自然攸然而相关,因此笔者凛然肃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写下了这篇论文。

沿着《诗篇46》所启示的历史轨迹,审视教堂发展的历史,我们得以认识教堂的性质。中国上古时期出现了某种类似教堂的建筑,在周代,这种建筑被称为明堂,并且产生了一套相关的制度。通过比较教堂与明堂之间的契合及差异之处,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教堂的认识。以教堂为参照系,也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理解。

圣经中没有经文直接讲到教堂。英文本《新约》中有许多地方讲到church,但是church这个词所指的是教会(the body of all Christians),而不是教堂(a building for public Christian worship)。^①《圣经·新约》中用来指称教会的希腊文单词是ekklesia,该词指的是一群人,即“那些被招呼出来的人”,而不是一座建筑物。既然有人们被招呼出来,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在招呼呢?被招呼出来之后,人们要到哪里去呢?人们去那里,又是为了什么呢?《彼得前书》2:9写道:“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

① Della Thomson,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ninth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235.

洁的国度,实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显然,是上帝在召唤人们。人们受到上帝的召唤,要进入教堂。人们进入教堂是为了进行宗教崇拜。也就是说,既然有教会,就必然有教堂。笔者认为圣经中对教堂也有论述,而且对教堂各种历史形态的论述还极为丰富。为着研究的方便,兹录《诗篇46》全文如下: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动摇到海心,/其中的水
虽砰然翻腾,/山虽因海涨而战抖,/我们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使上帝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
高者居住的圣所。/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上
帝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上帝发声,地便熔
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
所。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
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
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
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
难所。

从《诗篇46》中几次提及“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以及“上帝的城”、“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和“(上帝居于其中的)城”来看,这些意象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其中心词,比如避难所(refuge)、城(city)、圣所(the holy habitation),^①都是表示处所的名词。圣经是一个整体,

① *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revised standard edition (New York and Glasgow: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1971), 498.

《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是构成圣经的有机的而且不可分割的两大组成部分。既然《新约》中屡屡提及并详尽论述了教会,而在《旧约》中有不少指进行崇拜活动的处所名词,那么毫无疑问这些处所名词所指称的对象就是教堂了。在基督教建立起来之前,它们指教堂的雏形。在基督教建立之后,它们指早期的教堂。追溯教堂产生的历史,有助于人们直观地感受基督宗教的博大精深。反思教堂产生的历史,有助于人们更加真切地体认基督教的神学意蕴。

教堂的雏形包括会幕、地方圣所和圣殿。

会幕(tabernacles),又称帐幕,或者更准确地说,应当称为耶和华的帐幕。它是教堂的雏形之一,存在于以色列人的旷野游牧时代。游牧于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在营地支起一座帐篷,在帐篷内的至圣所里安放上约柜,在帐篷门口的露天部分摆放上祭坛,又在帐篷的四周用幔子围起来,形成一个长方形。于是,会幕就建立起来了。约柜代表上帝降临在以色列百姓之中,与他们同在,因而这是会幕的核心部分。如果他们迁徙到别处去,就会拔营,小心翼翼地拆下会幕,精心地护卫着约柜,启程前往新的营地。到了新的营地之后,他们又会搭建一座新的会幕,继续进行崇拜上帝的神圣活动。《历代志下》1:3—4写道:“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甸的邱坛去,因为那里有上帝的会幕,就是耶和華仆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只是上帝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琳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会幕是神圣的地方,只准祭司进入。《利未记》素有“祭司手册”之称,其中详细记述了会幕的样式。最先的会幕是摩西用以色列人奉献的布匹、珍宝、美玉和其他器具建成的。会幕的顶棚用细白麻布、羊绒和皮革做成,周围有用黄金包裹起来的木柱。会幕内设献饼台、焚香台和七连灯台等。会幕是简洁朴素的,又是美轮美奂的,更是圣洁的。

地方圣所(holy places)是以色列人的崇拜场所。从流动的会

幕,到固定的建筑物,其间有一个过渡环节,那就是地方圣所。随着生活的发展,游牧的犹太民族逐步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在居住地进行崇拜活动,出自人们的天性。以色列各地都有圣所,所以统称为地方圣所。在旧约时代,地方圣所在人们的崇拜活动中发挥着类似教堂的作用。一般说来,每个居民点都有自己的圣所。但是,圣所毕竟与教堂不同,教堂是一座建筑物,而圣所不一定都设在建筑物之内。就多数情形而言,所谓圣所,其实就是一个露天的祭坛。祭坛的前方有两根立柱,立柱的样式与所罗门圣殿的立柱相类似。但是,就功能而论,圣所与教堂是接近的,人们定期前往圣所献祭。与会幕相比,圣所是一个进步。会幕只允许祭司进入,一般民众是不得进入会幕里面的。民众崇拜上帝的心愿要通过祭司来表达,借用中国的古话说,祭司的工作就是在天上的神明与地上的人民之间进行沟通。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中国上古时期的宗教情形。《国语·楚语下第十八·昭王问于观射父》:“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威严。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浸渎,是谓绝地天通。”^①这是中国上古时期进行的第一次宗教改革,发生在帝颛顼时代。在原始社会中,财产为氏族集体共有,人们的关系平等。这种经济关系反映在宗教上,就是神权的集体共有,居住在地上的人们都享有与天上的神灵交通的权利。后来,享有特权的贵族要求垄断与上帝相通的权利,便通过颛顼来下达命令,实行“绝地天通”的政策,强迫被统治阶级放弃自己的宗教。《尚书·吕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报虐以威,遏绝苗民,

^①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514页。

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①这是中国上古时期进行的第二次宗教改革，发生在帝尧时代。这次宗教改革的性质与第一次相通，依然是禁制地民与天神相互感通。从世界宗教式的进程看，发生在中国上古时期的这两次宗教改革是一次大倒退，氏族贵族野蛮地剥夺了人民大众的信仰自由。古代以色列的情形与此有所不同，设立祭司一职，正是为了实现地民与天神之间的相互感通。倘若没有祭司，那就是“绝地天通”亦即神学垄断了。但是，通过祭司来与神沟通，毕竟还不是直接的人神交流。以色列民族后来的宗教发展，以及后来基督宗教的发展，所遵循的都是一条逐渐走向人和神直接相通的道路。这是世界宗教发展的总体趋势。基督宗教后来的历次改革，都旨在实现人和神的直接相通。这一世界宗教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在这股潮流的早期涌动之中，地方圣所应运而生。

圣所与会幕相比，有两点最大的不同。第一，会幕是流动的崇拜场所，而圣所是固定的崇拜场所。随着人们的经济活动从游牧转向农耕，人们实现了居有定所，这就客观地提出了崇拜亦应该有定所的历史必然要求。地方圣所依乡镇而设立，这就实现了拜有定所，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前往圣所进行以崇拜上帝为中心的宗教活动了。官话和合本《民数记》3:28记载说：“按所有男子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看守圣所的，共有八千六百名。”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据圣经现代中文译本（修订本）《民数记》3:28，是这样的：“出生一个月以上的男性被登记的人数是八千六百人。”圣经现代中文译本针对官话和合本中暗晦难明的语句，以“意义相符，效果相等”为原则进行翻译。我们由此可知，直接去圣所与神相通的人达到了一个多么大的数目。第二，地方圣所的出现，实现了由祭司代为崇拜上帝向民众直接崇拜上帝的转换。这一转换了不得，它

^① 周秉钧注译：《尚书》，长沙：岳麓书社，2001，第239页。

第一次实现了人和神之间的直接的心灵交流,从而也实现了民众的人格与上帝的神格之间的平等对话。于是我们看到,人向神倾诉衷肠,并且聆听神的教诲。神并非高高地居住在遥远的天上,神来到了人间,神就在圣所里。圣所的出现是一个转折,它说明民众的宗教意欲高涨起来了。简言之,圣所的出现适应了人民大众普遍参与宗教活动的现实需要。

圣殿(temple)是教堂的雏形在其第三阶段中的产物,也是与明堂契合之处最多的一种宗教性建筑。耶路撒冷的神殿在古代希伯来人的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耶利米书》7:2—4写道:“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太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圣殿”的英文作temple,“庙宇”之英文亦作temple。由于中国古代与宗教有关的活动往往在庙宇或殿堂里举行,“圣殿”在中国人的感觉之中乃是非常亲切的。在中国人看来,与其说圣殿是具体的礼拜场所,不如说它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心理特点与中国人颇多相似之处。这或许是历史上以色列民族遭受迫害的时候中国屡屡接纳他们的深层次的原因。圣殿是以色列民族的信仰之象征,其中寄托着该民族的宗教期盼。圣殿又是以色列民族自我意识的象征,这是更为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圣殿是民族意识的外化,也是其物质的载体。人类历史将要走过的道路,虽然因为各民族的具体差异而在表现形式方面会有种种不同,但是就人类历史的精神本质体现为人对上帝的信仰这一点来看,各民族的历史总的说来却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或许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的主体性不断得以实现的一个过程,而人的主体性之本质就是人对自己的充分信任。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人对自己的充分信任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合一。这

种合一是一体浑然的,这种合一是神格与人格的交融。这是因为,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宛如神一般,他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有着自己的既定目标,遭遇重大事变的时候从不惶恐。与人充分合一的神宛如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一般,他过着普通的生活却一点也不猥琐,而是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体现着神的伟大。

从建筑式样上看,圣殿的内部格局与耶和华的会幕颇为相似。它们均包括门厅、主厅和高出于地面的至圣所三部分。门厅和主厅均为长方形,至圣所为正方形。而且,它们的核心部分都是至圣所。这说明圣殿与会幕是有内在联系的。圣经有不少篇章歌颂圣殿的美丽,比如《列王纪上》6:14—37描写道:“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内殿,就是至圣所,长二十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遮蔽。内殿前的外殿,长四十肘。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内殿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二十肘,墙面都贴上精金。又用香柏木作坛,包上精金。所罗门用精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的前门扇,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他用橄榄木作两个基路伯,各高十肘,安在殿内。这一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各长五肘,从这翅膀尖到那翅膀尖,共有十肘。那一个基路伯的两个翅膀也是十肘,两个基路伯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这基路伯高十肘,那基路伯也是如此。他将两个基路伯安在内殿里。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里边的两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又用金子包裹二基路伯。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在橄榄木做的两门扇上,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

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作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他又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都按这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对圣殿的这一段详尽的描写，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赋体文学。赋者，富也，意象密集，描写丰赡，乃是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中国读者对这样的描述不仅不会觉得厌烦，反而十分喜欢。“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则是这一段文字中反复出现的意象（recurrent images）。如果没有以一贯之的精神之统摄，那么过多的描写就会流于铺张，产生冗长之感。而这段文字以信仰的归宿为聚焦点，文字华丽却有法度，可谓“诗人之赋丽以则”。^①总之，圣殿建造得庄严雄伟，而内部的陈设庄严华美。这一段对圣殿的具体描述中有四点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第一、圣殿的建造极其不易，非倾全国之财力物力难以为之。据圣经记载，古代以色列民族的第二代国王大卫（约公元前1013—前973）早就想建造圣殿，但是上帝未同意，因为大卫不断征战，导致人民大量流血牺牲。于是建造圣殿的重任便落到了一代太平君主所罗门的身上。所罗门为大卫与拔示巴所生之子。他是公元前10世纪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在位共40年。在所罗门王统治时期，国泰民安，四境平静，确实是可以大兴土木的时候。耶路撒冷城有三座山，其中摩利亚山位于城的北边。由于1100年前亚伯拉罕曾在这座山上将自己的独生子以扫献给上帝，体现了人对神的虔敬之心，这座山便成为建造圣殿的最佳地址。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是当时近东地区最宏伟的一座建筑，大约长30米，宽10米，高15米。所罗门建造圣殿花了整整七年时间，开始于他登基

^① 扬雄：《法言·吾子》。

后的第四年春,竣工于七年后的秋天。《列王纪上》5:13—16写道:“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三万;派他们轮流,每月一万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两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所罗门用七万扛抬的,八万在山上凿石头。此外所罗门用三千三百督工的,监管工人。”由此可知,一共有18万工人投入了建造圣殿的艰苦劳动。

第二、圣殿极其华美,集中了那个时代建筑艺术的精品于一身。据《列王纪上》7:20—26记载:“两柱顶的鼓肚上,挨着网子,各有两行石榴环绕,两行共有二百。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斤;左边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在柱顶上刻着百合花。这样,造柱子的工就完毕了。他又铸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肘,径十肘,围三十肘。在海边之下,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十瓜,共有两行,是铸海的时候铸上的。有十二支铜牛驮海:三只向北,三只向西,三只向南,三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都向内。海厚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二千罢特。”所谓铜海,就是用铜铸造的大型贮水池。野花与百合,使人感到温馨与圣洁。两根柱子构成一对相互依赖的象征,“雅斤”象征神必坚定地挺立,而“波阿斯”象征人民依赖神而站立。于是我们看到,人与神并肩而立支撑起了圣殿这座信仰的大厦。雅斤和波阿斯支撑着古代以色列人信仰的大厦,犹如尧舜支撑着古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信念一样。元·脱脱《宋史》卷一三八《乐志》十三《皇帝上尊号一首·降座乾安》:“皇帝降席,流云四开,尧趋舜步,下蹶天阶。恭授宝册,翠旒裴回。明明纯孝,鸿釐大来。”^①

第三,圣殿内的格局安排非常周密,容不得半点含糊。圣殿由三部分组成,由南往北分别为廊子、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是一个

①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二十四史”简体字本第43册《宋史》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2180页。

长宽高均为九米的方台,约柜就安放在至圣所的尽北端。如何将约柜运入圣殿内安放,是一件至为庄严肃穆的事情。由于时光的流逝,圣殿已经变成了历史的遗迹。我们今日已经无法看到圣殿内的详细格局,但是从安放约柜的过程中人们尚可体会到圣殿建造者对圣殿内部作了何等精心的安排。这是因为,安放约柜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受到圣殿内部结构的制约。《历代志下》5:7—14:“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殿内,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惟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当时,在那里的所有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希幔、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钹、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一百二十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華。吹号、敲钹,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華说:‘耶和華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華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華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在这里,“殿有云充满”这一动态的意象是人与神交感的象征。圣经中有许多地方用云彩来象征上帝的荣耀和权能。由于人类思维的一致性,中国古代典籍中用云彩来表明神人交感的象征亦复不少。宋·李昉编《太平御览》卷第八引《汉武帝内传》曰:“帝登寻真之台,斋戒到七月七日夜,忽见天西南如白云起。直来趣宫。须臾,闻云中箫鼓之声。复半食顷,西王母至,乘紫云之辇。临发,云气勃郁,尽为香气。”^①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具有浓郁的宗教情结。《汉武帝内传》,

① 宋·李昉编修,夏剑衣等点校:《太平御览》第一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第70页。

两卷,是一部重要的道教典籍,旧题汉·班固撰,近人多以为为六朝文士所依托,该书内容反映了中国早期宗教的情形是毫无疑问的。

第四,圣殿内外的雕刻和装饰纹样对圣殿的宗教性质起到了营造氛围的重要作用。由于人类最初的居所是伊甸园,因此圣殿的布置便刻意营造伊甸园的氛围。这可以使人常常反思自己所由从来,不忘根本。在圣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这三种意象是圣殿内的主要装饰,也是早期犹太会堂的装饰。它们使人想起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所居住的乐园。园中那美丽和平的情景以前只是依稀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现在就不同了,有了圣殿,人们能够在此献祭赎罪,圣殿也就如同乐园一般,园中那美丽和平的情景宛在目前。在这三种主要意象中,基路伯是古代以色列人特有的宗教意象。天使一共有九级,基路伯属于其中的第二级,亦称智慧天使。上帝驾驶基路伯行走,基路伯表示上帝的临在。圣经中有时也称基路伯为活物,《启示录》4:6—8描写道:“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棕树是近东地区各民族常用的装饰物,又是美丽的象征,昔日的橄榄山上棕树茂盛,耶利哥被称为棕树城。依据希伯来人的风俗习惯,住棚节第一天他们要手持棕树枝摇曳欢呼。届时,在希伯来人居住的地方,处处欢声笑语一片,人们载歌载舞庆祝。据《新约》记载,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百姓曾手持棕树枝夹道欢迎他。为什么棕树枝和初开的花那么受希伯来人青睐呢?因为它们都能散发出清芬的气息,而清芬的气息恰好是营造宗教氛围的物质要素。此理中外皆然,《楚辞·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

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①薛荔、女罗(萝)、辛夷、桂树、石兰、杜衡(蘅),都是散发出清芬气息的植物。在清芬的气息中,那位生活在山中的少女,要将其一往深情献给她日夜思念的公子灵修君。灵修君,并非诗人屈原任意起的一个名字。屈原,字灵均,据他自己所说,他是神一般的帝高阳的后裔。灵修君,字面意思是注重属灵修养(spiritual cultivation)的人,亦即人格神(personalized deity)在人间的体现。

可与圣殿进行比较的是中国古代的明堂。有趣的是,中国古代的明堂,其建筑、设计和布局也是极其考究的。《大戴礼记·明堂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蛮、东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缀户也,白缀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圆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户,户二牖,其官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为明堂者,文王之庙也。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也。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蒿宫也。此天子之路寝也。不齐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宫,揖朝出其南门。”^②这里主要讲明堂的体制,附带也谈到了明堂的功能。就明堂的体制看,其规模甚为宏大,里面有许多房间,房间各有门和窗户,而且门和窗户都涂有彩色的油漆。外边有一水环绕,碧水如带,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波光粼粼,如同美玉在闪闪发光。在以上对明堂的描述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这是五行生成之数,也是建造明堂所取法的原则。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八《明堂第六十

①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79页。

② 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49—152页。

七》引郑注《易系辞传》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第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①在构成明堂这一庞大建筑物的众多房间中，哪些房间要建在哪一个方位，要开多少道门和窗户，就是根据这一系列数字而来的。请注意：在天地之数的配合中，地上的事物总要配合天上的事物。这一点可以从反复出现的句型“地……与天……并”中看出来，“并”就是“配合”的意思。历代思想家都想尽可能“科学地”对这些数字做出“合理的”解释。宋·朱熹《易学启蒙》：“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②此外，治《易》各家，还有许多解释。其实，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些数字。笔者认为，宗教学的角度更能揭示这些数字背后所隐藏的历史真实。这些数字显然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明堂是一个神圣的场所。这就像圣经中也有一些神秘数字一样，它们发源于人类的原始思维，在今天看来，未必尽为科学。但是，在营造宗教氛围方面，这些数字功莫大焉。当然，这些数字也并非尽不科学，因为它们毕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人们将那些数字看得那么神秘，这反映了人们对天以及对神的亲近感。这就好比，一个稚嫩顽皮的小孩子，站在慈父的膝盖上，伸出小指头，指指划划，试图数清父亲的胡须有多少根一样。

第二，尽管明堂建造得也很考究，但是，与圣殿相比，其主要建筑特色却是简单而朴素的。朱草，一种红色的草，可作染料。古人以为祥瑞。《文选》卷五一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凤凰来集，麒麟

① 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50页。

② 元·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上篇。

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①蒿属于艾类植物,有白蒿、牡蒿、青蒿、茵陈蒿等种类。各种蒿类植物,均散发出清香的气味。有的蒿类植物,其幼芽还可食用。《诗经·小雅·鹿鸣》二章:“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怵,君子是则是傲。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②在江南和华南,由于气候温暖,因此蒿可以长到一人多高,但是无论如何,蒿也不可能作为柱子来支撑宫殿的屋顶。清代学者俞樾对此就有所怀疑。他说,以蒿为宫柱,不足信。他认为,“蒿”为“高”的通假字,周人尊崇文王之庙,故称为高宫。对朱草的描述,对蒿柱、蒿宫的得名之追述,显然有不少想象的成分在里面。笔者以为,对比圣经对耶路撒冷圣殿的装饰图案之描绘,不难推测,中国周代古人在明堂的墙壁和柱子上饰以朱草和蒿的纹样,是以完全可能的。朱草可以增添吉祥的氛围,蒿柱使人产生肃穆清芬的情愫。总之,朱草和蒿均有助于营造宗教的气氛。

第三,然而,明堂和圣殿的区别主要还在用途之上。那么,明堂是做什么用的呢?据《大戴礼记·明堂篇》,明堂主要用作帝王祭祀、朝见诸侯、宣明政教的场所。在这三者之中,仅有帝王祭祀具有国家宗教活动的性质。其余的用途都属于政治活动的大范畴。当然,明堂还有别的用途,比如用作帝王的路寝,亦即正寝,这是明堂在生活方面的用途。《礼记·明堂位》对明堂的作用有详尽的描述:“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

①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长沙:岳麓书社,2002,第1546页。

② 宋·朱熹注:《诗集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第116页。

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①你看,天子巍巍然南向而立。三公肃肃然站在中间的台阶前。诸侯来了,诸伯来了,诸子来了,诸男来了,各个级别的贵族都来了。东方少数民族的首领来了,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来了,西方少数民族的首领来了,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也来了。九州的方面大员来了,四方蕃塞的统领也来了。总之,四海的领袖都在这里。这简直就是一幅四海同贺周朝盛世的长轴画卷。这样的场面,几乎与宗教没有关涉。由此可见,明堂的基本用途,主要还是政事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虽然明堂的功能中有宗教的方面,但是它主要不用作宗教场所。清·惠栋《明堂大道录》卷一《明堂总论》对此作了概括:“明堂为天子大庙,禘祭宗祀,朝觐耕籍,耆老尊贤,飨射献俘治,望气告朔,行政,皆行于其中,故为大教之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②中国古代的房屋之内部结构,前叫堂,堂后以墙隔开,后部中央叫室。一般说来,堂,比室大。堂有时也可以称为殿。从“室以祭天,堂以布政”这一表述来看,显然,在中国古代君王的心中,行政活动比宗教活动来得更为重要。《淮南子》卷九《主术训》:“甘雨时降,五谷繁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以入之,养民以公。”^③由于儒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它只具有部分的宗教功能,因而按照儒家思想理念建立起来的明堂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堂,它仅仅具有教堂的部分功能罢了。简言之,明堂本来是中国古代帝王举行国家祭祀、朝见诸侯、宣明政教法令的场所,从其功能看,明堂主要是政事堂。从汉代以后,中

① 清·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1996,第479—481页。

② 清·惠栋:《明堂大道录》卷一《明堂总论》,《丛书集成初编》第103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新一版,第1页。

③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朱子集成》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28页。

国宗教走上了与世界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至少在中国本土,儒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由于明堂丧失了其存在的根据,因此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仅仅见于某些典籍的记载之中。

再看圣殿。圣殿固然宏敞华美,却带来一个问题。仅有圣殿,虽然凸现了宗教的庄严与神圣,但是,偌大一个国家才有一座圣殿,千百万民众才有一个圣殿,居住在边僻之地的民众欲前往圣殿,必须长途跋涉,跨越万水千山。由此而观之,圣殿显然不利于宗教的普及,而民众的日常宗教需要却是普遍存在的。这就提出了一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应当在广大的范围之内建造适应民众宗教生活需要的场所,于是会堂便应运而生了。

会堂(synagogue)是犹太人进行宗教活动、举行集会和学习律法的场所。会堂内一般设有收藏《律法书》的约柜,柜前燃有长明灯,还设有烛台、长凳和诵经台等。早在公元1世纪,会堂就遍及罗马、希腊、巴比伦、埃及和小亚细亚等地。公元70年,罗马皇帝提多将第二圣殿毁坏,这一不幸事件客观上促使民众前往分布在各地的会堂,于是会堂演变成了犹太人宗教活动的中心。到了公元1世纪时,地中海沿海所有重要城市都建有会堂,犹太人每周都到那里崇拜。会堂与圣殿相比,有哪些不同呢?第一,建筑规模不同,因而崇拜的规模也不同。会堂比圣殿要小得多。由于规模小,建造就比较容易。从前的圣殿全国只有一个,壮观委实壮观,但是却不方便。现在的会堂可谓星罗棋布,如明珠颗颗镶嵌在大地之上。第二,相应地,从圣殿到会堂的转变,实现了由信仰的活动中心到信仰的分散实体的过渡。这样一来,民众的宗教意识不仅没有淡化,宗教的普及度反而提高了。第三,崇拜场所功能的多元化也随着会堂的出现而逐渐成为一股趋势。圣殿的功能是单一的,仅仅供人们在那里进行崇拜活动。会堂的功能则是综合的,以宗教信仰为中心而全面地组织信徒的社会生活。会堂既是崇拜的中心,又是交谊的中心、教育的中心、切磋技艺的

中心,还是文艺演出的中心。今日欧洲各国的教堂,规模大一些的往往自办产业,乃至编辑和发行书刊。今日英国的教堂里甚至可以看到托儿所等服务性设施。可以说,这正是会堂的社会功能在新形势之下自然而然的延续和发展。显然,会堂与现代教堂之间仅距一步之遥了。

最会看教堂(church)。说到教堂,笔者想起了一句名言,图德拉的本杰明《游记》:“君士坦丁堡还有许多教堂,一年中有多少天,就有多少教堂。”^①现代的教堂本身又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总的趋势:其宗教功能日渐增强。教堂,又称礼拜堂,是基督徒做礼拜用的建筑物,起源于希腊文kryiakon,意为主的居所。《使徒行传》15:22:“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意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公元47年,安提阿教会曾经派出保罗和巴拿巴,带着捐资去帮助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他们从安提阿出发,先往居比路,后到加拉太省,沿途建立教会,设立长老。返回的路途中再访问信徒,然后回到安提阿。他们每到一处就以现成的犹太会堂为根据地展开工作。一般认为,现存位于安提阿的早期拜占庭建筑就是第一座基督教教堂。这就说明,教堂的确是在会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于教堂的样式,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代,往往有其代表性的教堂,它们成为体现那个时代的建筑艺术的典范。罗马巴西利卡会堂为早期教堂提供了基本的形式。巴西利卡会堂呈长方形,中央为堂,两侧各有一廊或两廊侧堂,用列柱与中堂分隔。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开始正式建造教堂。教堂的主要形式如下:公元6世纪建造的拜占庭式教堂,位于君士坦丁堡的索非亚教堂是其中的代表。11世纪建造的罗马

① Philip Lee Ralph, Robert E. Lerner, Standish Meacham, and Edward McNall Burns, *World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volume 1, eighth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359.

式教堂,位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是其中的代表。12世纪建造的哥特式教堂,位于巴黎的圣母大教堂是其中的代表。16世纪建造的斯拉夫式教堂,位于莫斯科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是其中的代表。世界进入现代以来,教堂的建筑样式呈现自由的多元化格局。在基督教本色化(indigenization)运动的影响下,世界各地出现了不少按照民族风格建造的教堂。这是因为,教堂的本质是神的住所,神喜欢自由自在地居住在各民族中间。

《以西结书》37:26—27写道:“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他们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由此可以看出,教堂的建立是基督宗教必然的逻辑发展。在上帝和信众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互动关系。随着时代的进步,民众对于基督宗教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在上帝和信徒之间,在上帝与非基督教信徒的其他民众之间,乃至在上帝与其他宗教的信徒之间,互动的关系一直都在发展着,对话的关系也一直都在发展着。而且,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与上帝的互动关系之发展速度呈现出加快的趋势。既然教堂的本质涵义是神的居所,那么教堂所采取的形式就不那么重要了。现代的教堂建设不再以样式为关注的中心,而以如何完美地体现教会的基本性质为依据。那么,现代教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统一性、神圣性、大公性和使徒性。这四项基本性质概括地表明了基督宗教各派在当今世界的共同走向,因而它们也是现代教会的四大标志。这四大标志是需要物质载体的,而这个物质的载体就是教堂。至于教堂在当今时代的作用,显然已经比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来的更为宏大。不过,其基本性质仍然没有改变,那就是基督宗教的信仰的堡垒。正是马丁·路德在一首圣歌中写道:

我们的主是一个坚固的堡垒，
稳固的防卫，有力的武器。^①

(责任编辑 梁 工)

作者张思齐,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1996—1997年在剑桥大学东方学部作博士后研究。2003—2004年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作访问研究。现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近期代表作有《中外文学的比较与共生》、《论保罗的精神操练》、《婚姻神学的文学表达》等。

① 谭余志编著:《德语诗歌名家名作选读》,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第17页。